

关于刘鹗手记《道德经序》的作者问题

方宝川

《文史》第三十八辑发表的高正先生大作《刘鹗手记考释》(以下简称《考释》),颇具文献价值。然据笔者陋见所及,该文尚有疏漏之处。1991年,笔者曾陪同先师刘蕙孙教授(刘鹗嫡孙)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屈汉斯博士,赴苏州、仪征、扬州、泰州等地考察太谷学派活动遗迹,亦在泰州图书馆见到《考释》所提的刘鹗手记《道德经序》一文。当时,匆匆一阅,未能抄录。回到福州后不久,就发现刘家藏抄本张积中著《张氏遗书》中也收录了一篇《道德经序》(以下简称“刘家本”)。该序除了末署“同治癸亥七月甲子日真州□□□沐手敬序”以及个别文字与《考释》所引不同外,其内容二者完全一致。毫无疑问,该序为同一作者所撰。《考释》主要依据该序末刘鹗所署“敬将晴峰夫子《详注道德经》之义意爰识之,并为之序”,断定该序为李晴峰所撰。并以夏敬观的《窃窈释迦室随笔》(以下简称《随笔》)的有关记载为佐证。因此,《考释》的结论是:该序中的“夫子”指李晴峰,“中不敏”和“中惧夫道之或坠也”之“中”字,乃晴峰夫子自称;“子”指周太谷。并以第一人称“予”为刘鹗自称。笔者则据“刘家本”《张氏遗书》及太谷学派其它遗书资料考证,认为该序当为张积中所撰,序中的“夫子”和“子”指周太谷,“予”及“中不敏”、“中惧夫道之或坠也”之“中”字,皆张积中之自称。为了存真,兹谨将《考释》一文或可订疑各点提出,以就正于高正先生及学术

界同仁。

一、《考释》的主要佐证资料《随笔》，原载于《同声杂志》第三卷第十一号。《随笔》称：

日本荒尾精……谓：“近日之大成门为儒教变派，其教附会孔孟、历代圣贤，飞升变化，多引《大学》、《中庸》……”按大成教鼻视周太谷者，……于是游江淮间授学，故又名“崆峒教”。弟子皆以“中”字为派，其高者三人：薛执中受诛于京师，张积中被僇于山东，李健中者独高寿。……又传言太谷为明遗老之后，宜以光复旧物为志。……今大成教派，独李健中之徒为盛，又谓之平三教，故世称李平山。

不难看出，《随笔》所云，大都得诸传闻之说，不宜据为典要。实际上，太谷学派并不是一种宗教组织，而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以儒学为根本的民间学术派别。太谷学派初无其名，学派取义《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称圣功弟子，门人则自称门中人，意即某先生的及门弟子。由于太谷学派起于民间，传于民间，同治五年（1866年），山东的“黄崖教案”以后，学派的活动曾一度转入地下，再加上学派后期的某些弟子买椟还珠，遂使学派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造成了外界对学派性质的误解。时人曾分别称其为：太谷教、大成教、大学教、泰州教、圣人教、黄崖教、崆峒教、密密教等。学派的四传弟子刘大绅（刘鹗第四子）在《关于〈老残游记〉》一文早就提出：“实则吾门中无论何人，均不承认此种种教名，……咸外人强加诬枉者也。”^①称“太谷学派”者，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时卢冀野先生作《太谷学派之沿革及思想》一文^②，该学派以创始人周太谷而定名。此后，太谷学派之称基本上被学术界所接受。

根据现存的太谷学派遗书资料，周太谷及其主要弟子的情况已基本考清。周太谷（约1771—1832年），名穀，字星垣，号太谷，别号崆峒子。安徽池州府石埭人。太谷年青时，曾受学于福州韩仰瑜（字子俞）、南昌陈一泉（字少华）。一泉宗佛氏之教，仰

瑜治老氏之学。后来太谷又独自对儒家学说作了深入的研究，豁有所得，成一家之言。陈、韩二人，自觉不如，遂转拜太谷为师。太谷晚年，徙居扬州，寓海岛巷，开始广收门徒，传道讲学。其中可考的弟子有：汪全泰、汪全德、潘小江、许鹤汀、张积中、李光炘、汪容甫、周少谷、李佳干、李和卿、李南园、张寄琴、赵孟山、黄列山、廖听桥、余子因、寿子含、郑子元、梁子九、子见、子先、子能、贾夫人、宝山人等。太谷病革时，谓李光炘曰：“本铎付汝，凡我生平未发之言，以后听汝说之。”^③对张积中说：“十三经之任寄诸尔矣，凡诤戒而申之者七。”^④并嘱将来，张要“还道于北”，李要“传道于南”。可见，得太谷衣铎者，惟张积中和李光炘二人。另据《龙川夫子年谱》载：李光炘“字晴峰，号平山，道号子炘，又号群玉山人，晚号龙川老人”。张积中“字石琴，号雨溪，道号子中，又号白石山人”。晚居山东黄崖山讲学，人称黄崖夫子。诸此表明，李光炘并无《随笔》所说的“李健中”之称，也从没有使用过带“中”字的字号，学派中更无以“中”字为派的事。所谓“薛执中”者，不但不是周太谷的高足弟子，而且还不是学派的成员。《龙川夫子年谱》载：“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龙川夫子游西湖，寓苏公祠。有薛道人者，名执中，自号午城子。访师（指李光炘），师辞以出。道人曰：‘现在室中。’不得已，见之。曰：‘我自西藏纵身至京，遇令兄，嘱我寄书。昨过济南，晤故人，故缓期。’”已足可为证。由上推论，刘鹗手记序文中的“中不敏”、“中惧夫……”之“中”字，不可能是李光炘自称，而只有张积中（字子中），才以“中”字自称。

二、太谷学派的四传弟子张德广曾先后十年在苏州归群草堂以搜集学派遗书为事，并以个人财力雇同学中贫寒弟子精抄、校对、编辑完成了《归群宝籍》及其《续编》，凡九十种三百零七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当时所有的太谷学派传人的著述。同时，张德广又根据《归群宝籍》正续编编纂了《归群宝籍目录》及其《续编目录》。现《归群宝籍》已佚过半，据目录所载，李光炘的

著述共有五种：《李氏遗书》、《龙川先生诗钞》、《龙川弟子记》、《观海山房追随录》、《龙川太夫子遗著》。从现存的前四种中，均未见收录《道德经序》一文。而张积中的著述共有十九种，其中所批注的《老子》二卷，被列为《归群宝籍》之十七，是书可惜已佚。但是，张积中为批注《老子》而写的这篇《道德经序》，收入了他的文集——《张氏遗书》。

三、据先师刘蕙孙教授生前面告，“刘家本”《张氏遗书》是以归群草堂藏抄本为底本抄存的。归群草堂是太谷学派三传黄葆年、蒋文田等为学派南北合宗讲学所创。黄葆年（1845—1924年），字锡朋，又作隰朋，号希平；蒋文田（1843—1909年），字子明，号龙溪。均江苏泰州人。黄、蒋二人，是李光炘先生指定的学派三传传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光炘归道山。黄、蒋等人继承遗志，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合学派南北二宗，并使黄崖案后散失在各地门弟子手中的学派遣书，逐步归藏于归群草堂。据黄崖弟子朱玉川《养蒙堂遗集·致虞季升书》称：“且函文（指张积中）遗文，今年自秋及冬，锡翁、子翁业已敬谨校对。”可见，归群草堂所藏的《张氏遗书》，曾经过黄葆年、蒋文田校对过。如果李光炘确实有过《道德经序》，作为李的传人，黄、蒋是不会不知道的，更不至于将其先师的作品误编入《张氏遗书》之中。

四、至于刘鹗为何将《道德经序》视为李晴峰所撰？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

1. 刘鹗虽是李光炘的及门弟子，但他不同于黄葆年、蒋文田等人那样长期随侍先生左右，而是为实现太谷学派的“养民”主张，以“养天下为己任”，一生主要致力于治河、办实业等，奔走大江南北，飘泊天涯海角，故与其师李光炘的联系不多。从刘鹗手记中所署的“光绪丙申天中后三日”来看，刘鹗是在李光炘逝世十一年后抄存该序的。刘鹗是从何处得见该序，现尚无法考明。或是在同门处见过，因未具体署名而误题。

2. 同治五年（1866年），在山东黄崖山讲学的张积中，被山东巡抚阎敬铭诬为“邪教”、聚众谋反而镇压。张积中誓死不屈，举家自焚，门弟子从殉者达两千余人，无一屈服。黄崖案后，清政府追捕余党，学派其他弟子为免遭牵连，均不敢提及与张积中的关系，并将其有关著述，矜秘深藏，不示外人。刘鹗亦可能明知该序是张积中所撰，因“黄崖教案”之故而改题为“嗜峰夫子”所撰。因为，尽管刘鹗与李光圻的关系不甚密切，尚不至于不知道李光圻并无带“中”字的字号。另外，“刘家本”《张氏遗书》中所录的该序，在“中不敏”和“中惧夫……”两处，均删去“中”字，又在末署的“同治癸亥七月甲子真州□□□沐手敬序”处，删去了张积中的名字。直至1947年，太谷学派的外部政治压力已基本消除，刘大绅编辑出版《儒宗心法》时，才将所录的该序末署改为：“同治癸亥七月甲子日真州张□□沐手敬序”（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若以此推论，第二种的可能性，即刘鹗故意改题的可能性更大。

为了提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参证，兹亦将“刘家本”《张氏遗书》所录的《道德经序》移录于下，并根据笔者所理解，重新标点。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斧正。

昔者闻诸夫子曰：“老氏知礼，彭氏知乐。”老氏知礼，吸背而为礼也。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始于太乙，故曰：“抱一”。一始于妙，妙始于窍，妙窍莫大乎观。观得其常，谓之玄。不知常，妄作凶。故曰：“知其雄，守其雌。”故曰：“载营魄”，言妙窍也。妙窍之谓阴阳，妙谓之艮，窍谓之兑。天得一谓之乾，地得一谓之坤。谷得一谓之中，谓之谷神。又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氏之谨于礼也盖如此。昔夫子尝谓予曰：“《道德经》之为文也，简而粹，伪者杂之，盍正之。”不敏未能尽老氏之奥，敢述所闻，以宣其义？子曰：“老氏得耳诚，谓之道。”夫道固宰于老氏者也，惧夫道之或坠也，故于此敢僭言焉。同治癸亥七月甲子日真州

□□□沐手敬序。

注：

- ①文载北平辅仁大学校刊《文苑》第一辑。
- ②文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4号。
- ③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
- ④张积中：《张氏遗书》卷上。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释“非余心之所急”

《楚辞·离骚》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古今说者，皆读“急”如字，失之。屈子志节高尚，于“竞进”、“贪婪”、“驰骛”、“追逐”之事，非惟不“急”，且未尝经心挂怀。今案“急”当读“及”，方与屈子品格合契。上古及读群母缉部，急读见母缉部，群见旁纽，缉部叠韵，二字音近相通。《说文·心部》“忝，褊也。从心，及声”，邵瑛《群经正字》曰“今经典作急，隶变”。《淮南子·缪称》“极于不知者，不自知也”，高诱注曰“极，急也”。是二字相通之证。《广雅·释詁》曰：“及，至也。”屈子乃谓，“竞进”、“贪婪”、“驰骛”、“追逐”之事，初非其心所至，凡此皆非我心之所萦系，我所一心追求者，乃在“修名”之立也。

• 刘运兴 •